# 資治通鑑/卷1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九十 唐紀六

► 卷一百九十一

起玄黓敦牂，盡閼逢涒灘五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190卷
卷第一百九十

【唐紀六】　起玄黓敦牂，盡閼逢涒灘五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五年（壬午，公元六二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劉黑闥自稱漢東王，改元天造，定都洺州。以范願為左僕射，董康買為兵部尚書，高雅賢為右領軍；征王琮為中書令，劉斌為中書侍郎；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。其設法行政，悉師建德，而攻戰勇決過之。

丙戌，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。

丁亥，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，以州附徐圓朗。

庚寅，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，以城應劉黑闥。

秦王世民軍至獲嘉，劉黑闥棄相州，退保洺州。丙申，世民復取相州，進軍肥鄉，列營

洺水之上以逼之。

蕭銑既敗，散兵多歸林士弘，軍勢復振。

己酉，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、潮二州來降。

唐使者王義童下泉、睦、建三州。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，黑闥聞之，留兵萬人，使范願守洺州，自將兵拒藝。夜，宿沙河，程名振載鼓六十具，於城西二里堤上急擊之，城中地皆震動。范願驚懼，馳告黑闥；黑闥遽還，遣其弟十善與行台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。壬子，戰於徐河，十善、君立大敗，所失亡八千人。

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，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，入城共守。二月，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，癸亥，行至列人，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。

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、吉等五州來降，拜洪州總管。

戊辰，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，以城來降。

己巳，秦王世民復取邢州。辛未，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。

丙子，李藝取劉黑闥定、欒、廉、趙四州，獲黑闥尚書劉希道，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。

劉黑闥攻洺水甚急。城四旁皆有水，廣五十餘步，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；世民三引兵救之，黑闥拒之，不得進。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，召諸將謀之，李世勣曰：「若甬道達城下，城必不守。」行軍總管郯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。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塚，以旗招君廓，君廓帥其徒力戰，潰圍而出。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，代君廓固守。黑闥晝夜急攻，會大雪，救兵不得往，凡八日，丁丑，城陷。黑闥素聞其勇，欲生之，士信詞色不屈，乃殺之，時年二十。

戊寅，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，拔之，獲其將周文舉。

庚辰，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石堡城，師都自將救之；德操與戰，大破之，師都以十六騎遁去。上益其兵，使乘勝進攻夏州，克其東城，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。會突

厥救至，詔德操引還。

辛巳，秦王世民拔洺水。三月，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，分兵屯水北。黑闥數挑戰，世民堅壁不應，別遣奇兵絕其糧道。壬辰，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，軍中高會。李世勣引兵逼其營，雅賢乘醉，單騎逐之，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；左右繼至，扶歸，未至營而卒。甲午，諸將復往逼其營，潘毛為王小胡所擒。黑闥運糧於冀、貝、滄、瀛諸州，水陸俱進，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，沉其舟，焚其車。

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，征軍糧於潭州；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，閉倉不與。及須昌降，彥師收義滿，系齊州獄，詔釋之。使者未至，義滿憂憤，死獄中。薄還，過潭州，戊戌夜，義滿兄子武意執薄，殺之；彥師亦坐死。

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，且許結婚。頡利乃遣漢陽公瑰、鄭元□、長孫順德等還，庚子，復遣使來修好，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、阿史那德等還。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雁門，頡利與高開道、苑君璋合眾攻之，月餘，乃退。

甲辰，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。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，詔許之，遣其子師利迎之。

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。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，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，為黑闥所圍。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，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。道宗，帝之從子也。世民度黑闥糧盡，必來決戰，乃使人堰洺水上流，謂守吏曰：「待我與賊戰，乃決之。」丁未，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，壓唐營而陳。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，破之，乘勝蹂其步兵。黑闥帥眾殊死戰，自午至昏，戰數合，黑闥勢不能支。王小胡謂黑闥曰：「智力盡矣，宜早亡去。」遂與黑闥先遁，餘眾不知，猶格戰。守吏決堰，洺水大至，深丈餘，黑闥眾大潰，斬首萬餘級，溺死數千人，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，山東悉平。

高開道寇易州，殺刺史慕容孝幹。

夏，四月，己未，隋鴻臚卿寧長真以寧越、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，交、愛之道始通；以長真為欽州總管。

以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為荊州總管。

徐圓朗聞劉黑闥敗，大懼，不知所出。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：「有劉世徹者，其人才略不世出，名高東夏，且有非常之相，真帝王之器。將軍若自立，恐終無成；若迎世徹而奉之，天下指揮可定。」圓朗然之，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。或說圓朗曰：「將軍為人所惑，欲迎劉世徹而奉之，世徹若得志，將軍豈有全地乎！僕不敢遠引前古，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？」圓朗復以為然。世徹至，已有眾數千人，頓於城外，以待圓朗出迎；圓朗不出，使人召之。世徹知事變，欲亡走，恐不免，乃入謁；圓朗悉奪其兵，以為司馬，使徇譙、杞二州。東人素聞其名，所向皆下，圓朗遂殺之。

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，會上召之，使馳傳入朝，乃以兵屬齊王元吉。庚申，世民至長安，上迎之於長樂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，上復遣之詣黎陽，會大軍趨濟陰。

丁卯，廢山東行台。

壬申，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。先是，大恩奏稱突厥饑饉，馬邑可取，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郡璋，期以二月會馬邑；失期不至，大恩不能獨進，頓兵新城。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，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。未至，大恩糧盡，夜遁，突厥邀之，眾潰而死，上惜之。獨孤晟坐減死徙邊。

丙子，行台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，拔之。

戊寅，廣州賊帥鄧文進、隋合浦太守寧宣、日南太守李暾並來降。

五月，庚寅，瓜州士豪王幹斬賀拔行威以降，瓜州平。

突厥寇忻州，李高遷擊破之。

六月，辛亥，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，詔燕郡王李藝擊之。

癸丑，吐谷渾寇洮、旭、疊三州，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。

乙卯，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。

丁卯，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。

秋，七月，甲申，為秦王世民營弘義宮，使居之。世民擊徐圓朗，下十餘城，聲震淮、泗，杜伏威懼，請入朝。世民以淮、濟之間略定，使淮安王神通、行軍總管任瑰、李世勣攻圓朗；乙酉，班師。

丁亥，杜伏威入朝，延升御榻，拜太子太保，仍兼行台尚書令，留長安，位在齊王元吉上，以寵異之。以闞稜為左領軍將軍。李子通謂樂伯通曰：「伏威既來，江東未定，我往收舊兵，可以立大功。」遂相與亡至藍田關，為吏所獲，俱伏誅。

劉黑闥至定州，其故將曹湛、董康買亡命在鮮虞，復聚兵應之。甲午，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。

丙申，遷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。

丁酉，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，帥所部來降，以其地為高、羅、春、白、崖、儋、林、振八州，以盎為高州總管，封耿國公。先是，或說盎曰：「唐始定中原，未能及遠，公所領二十餘州地，已廣於趙佗，宜自稱南越王。」盎曰：「吾家居此五世矣，為牧伯者不出吾門，富貴極矣。常懼不克負荷，為先人羞，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！」遂來降。於是嶺南悉平。

八月，辛亥，以洺、荊、交、并、幽五州為大總管府。

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。

甲戌，吐谷渾寇岷州，敗總管李長卿。詔益州行台右僕射竇軌、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。

乙卯，突厥頡利可汗寇邊，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、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。子和本姓郭，以討劉黑闥有功，賜姓。丙辰，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，己未，寇并州，別遣兵寇原州；庚申，命太子出幽州道，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。李子和趨雲中，掩擊可汗，段德操趨夏州，邀其歸路。

辛酉，上謂群臣曰：「突厥入寇而復求和，和與戰孰利？」太常卿鄭元璹曰：「戰則怨

深，不如和利。」中書令封德彝曰：「突厥恃犬羊之眾，有輕中國之意，若不戰而和，示之以弱，明年將復來。臣愚以為不如擊之，既勝而後與和，則恩威兼著矣。」上從之。

己巳，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；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，斬首五千餘級。

吐谷渾陷洮州，遣武州刺史賀拔亮御之。

丙子，突厥寇廉州；戊寅，陷大震關。上遣鄭元璹詣頡利。是時，突厥精騎數十萬，自介休至晉州，數百里間，填溢山谷。元璹見頡利，責以負約，與相辨詰，頡利頗慚。元璹因說頡利曰：「唐與突厥，風俗不同，突厥雖得唐地，不能居也。今虜掠所得，皆入國人，於可汗何有？不如旋師，復修和親，可無跋涉之勞，坐受金幣，又皆入可汗府庫，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，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！」頡利悅，引兵還。元璹自義寧以來，五使突厥，幾死者數焉。

九月，癸巳，交州刺史權士通、弘州總管宇文歆、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，破之。乙未，太子班師。丙申，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壬寅，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恆山之南，丙午，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，皆破之。

劉黑闥陷瀛州，殺刺史馬匡武。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。

高開道寇蠡州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，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。壬子，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、并州大總管。癸丑，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鄗縣，善護全軍皆沒。甲寅，右武候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，破之。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。

契丹寇北平。

甲子，以秦王世民領左、右十二衛大將軍。

乙丑，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，軍敗，為黑闥所殺。時道玄將兵三萬，與副將史萬寶不協；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，使萬寶將大軍繼之。萬寶擁兵不進，謂所親曰：「我奉手敕雲，淮陽小兒，軍事皆委老夫。今王輕脫妄進，若與之俱，必同敗沒，

不如以王餌賊，王敗，賊必爭進，我堅陳以待之，破之必矣。」由是道玄獨進敗沒。萬寶勒兵將戰，士卒皆無鬥志，軍遂大潰，萬寶逃歸。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，死時年十九，世民深惜之，謂人曰：「道玄常從吾征伐，見吾深入賊陳，心慕效之，以至於此。」為之流涕。世民自起兵以來，前後數十戰，常身先士卒，輕騎深入，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。

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，刺史楊略與戰，斬之，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。士弘懼，己巳，請降。尋復走保安成山洞，袁州人相聚應之；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。會士弘死，其眾遂散。

淮陽王道玄之敗也，山東震駭，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，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，旬日間，黑闥盡復故地，乙亥，進據洺州。十一月，庚辰，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，棄城走。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強，不敢進。

上之起兵晉陽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謀，上謂世民曰：「若事成，則天下皆汝所致，當以汝為太子。」世民拜且辭。及為唐王，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，上將立之，世民固辭而止。太子建成，性寬簡，喜酒色游畋；齊王元吉，多過失；皆無寵於上。世民功名日盛，上常有意以代建成，建成內不自安，乃與元吉協謀，共傾世民，各引樹黨友。

上晚年多內寵，小王且二十人，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。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，諂諛賂遺，無所不至，以求媚於上。或言蒸於張婕妤、尹德妃，宮禁深秘，莫能明也。是時，東宮、諸王公、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，恣為非法，有司不敢詰。世民居承乾殿，元吉居武德殿後院，與上台、東宮晝夜通行，無復禁限。太子、二王出入上台，皆乘馬、攜弓刀雜物，相遇如家人禮。太子令、秦、齊王教與詔敕並行，有司莫知所從，唯據得之先後為定。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，諸妃嬪爭譽建成、元吉而短世民。

世民平洛陽，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。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其親屬求官，世民曰：「寶貨皆已籍奏，官當授賢才有功者。」皆不許，由是益怨。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給田數十頃。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，上手敕賜之，神通以教給在先，不與。婕妤訴於上曰：「敕賜妾父田，秦王奪之以與神通。」上遂發怒，責世民曰：「我手敕不如汝教邪！」他日，謂左僕射裴寂曰：「此兒久典兵在外，為書生所教，非復昔日子也。」尹德妃父阿鼠驕橫，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，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，毆之，折一指，曰：「汝何人，敢過我門而不下馬！」阿鼠恐世民訴於上，

先使德妃奏云：「秦王左右陵暴妾家。」上復怒責世民曰：「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，況小民乎！」世民深自辯析，上終不信。

世民每侍宴宮中，對諸妃嬪，思太穆皇后早終，不得見上有天下，或歔欷流涕，上顧之不樂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：「海內幸無事，陛下春秋高，唯宜相娛樂，而秦王每獨涕泣，正是憎疾妾等。陛下萬歲後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，無子遺矣！」因相與泣，且曰：「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母子屬之，必能保全。」上為之愴然。由是無易太子意，待世民浸疏，而建成、元吉日親矣。

太子中允王珪、洗馬魏徵說太子曰：「秦王功蓋天下，中外歸心；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，無大功以鎮服海內。今劉黑闥散亡之餘，眾不滿萬，資糧匱乏，以大軍臨之，勢如拉朽，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，因結納山東豪傑，庶可自安。」太子乃請行於上，上許之。珪，頠之兄子也。甲申，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，其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、河南、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，得以便宜從事。

乙酉，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為郡王。道宗，道玄從父弟也，為靈州總管，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，道宗乘間出擊，大破之。突厥與師都連結，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，道宗逐出之，斥地千餘里。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，乃立為任城郡王。

丙申，上幸宜州。

己亥，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，破之。

癸卯，上校獵於富平。

劉黑闥擁兵而南，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，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。黑闥攻之，不下，引兵南拔元城，復還攻之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為郡王。孝友，神通之子也。

丙辰，上校獵於華池。

戊午，劉黑闥陷恆州，殺刺史王公政。

庚申，車駕至長安。

癸亥，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、定二州。

甲子，田留安擊劉黑闥，破之，獲其莘州刺史孟柱，降將卒六千人。是時，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，上下相猜，人益離怨；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，白事者無問親疏，皆聽直入臥內，每謂吏民曰：「吾與爾曹俱為國御賊，固宜同心協力，必欲棄順從逆者，但自斬吾首去。」吏民皆相戒曰：「田公推至誠以待人，當共竭死力報之，必不可負。」有苑竹林者，本黑闥之黨，潛有異志。留安知之，不發其事，引置左右，委以管鑰；竹林感激，遂更歸心，卒收其用。以功進封道國公。

乙丑，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，破之。

劉黑闥攻魏州未下，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，黑闥引兵拒之，再陳，皆不戰而罷。魏徵言於太子曰：「前破黑闥，其將帥皆懸名處死，妻子系虜；故齊王之來，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，皆莫之信。今宜悉解其囚俘，慰諭遣之，則可坐視其離散矣！」太子從之。黑闥食盡，眾多亡，或縛其渠帥以降。黑闥恐城中兵出，與大軍表裡擊之，遂夜遁。至館陶，永濟橋未成，不得度。壬申，太子、齊王以大軍至，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，自視作橋成，即過橋西，眾遂大潰，捨仗來降。大軍度橋追黑闥，度者才千餘騎，橋壞，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。

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，是歲，賜高麗王建武書，使悉遣還；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，遣歸其國。建武奉詔，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六年（癸未，公元六二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卯，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，舉城降。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，黑闥為官軍所迫，奔走不得休息，至饒陽，從者才百餘人，餒甚。德威出迎，延黑闥入城，黑闥不可；德威涕泣固請，黑闥乃從之。至城旁市中憩止，德威饋之食；食未畢，德威勒兵執之，送詣太子，並其弟十善斬於洺州。黑闥臨刑歎曰：「我幸在家鉏菜，為高雅賢罪所誤至此！」

壬午，嶲州人王摩沙舉兵，自稱元帥，改元進通；遣驃騎將軍衛彥討之。

庚子，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。

二月，庚戌，上幸驪山溫湯；甲寅，還宮。

平陽昭公主薨。戊午，葬公主。詔加前後部鼓吹、班劍四十人，武賁甲卒。太常奏：「禮，婦人無鼓吹。」上曰：「鼓吹，軍樂也。公主親執金鼓，興義兵以輔成大業，豈與常婦人比乎！」

丙寅，徐圓朗窮蹙，與數騎棄城走，為野人所殺，其地悉平。

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。初，隋人破林邑，分其地為三郡。及中原喪亂，林邑復國，至是始入貢。

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；庚午，以藝為左翊衛大將軍。

廢參旗等十二軍。

三月，癸未，高開道掠文安、魯城，驃騎將軍平善政邀擊，破之。

庚子，梁師都將賀遂、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。

乙巳，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，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。

夏，四月，吐谷渾寇芳州，刺史房當樹奔松州。

張善安陷孫州，執總管王戎而去。乙丑，鄜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，至夏州，俘其民畜而還。

丙寅，吐谷渾寇洮、岷二州。

丁卯，南州刺史龐孝恭、南越州民寧道明、高州首領馮暄俱反，陷南越州，進攻姜州；

合州刺史寧純引兵救之。

壬申，立皇子元軌為蜀王、鳳為幽王、元慶為漢王。

癸酉，以裴寂為左僕射，蕭瑀為右僕射，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，封德彝為中書令。

五月，庚辰，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。

庚寅，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，刺史盧士良擊破之。

丙申，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。

戊戌，苑君彰將高滿政寇代州，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。

癸卯，高開道引奚騎寇幽州，長史王詵擊破之。劉黑闥之叛也，突地稽引兵助唐，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；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，突地稽將兵邀擊，破之。

六月，戊午，高滿政以馬邑來降。先是，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，將之官，上問以備邊之策，世讓對曰：「突厥比數為寇，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。請以勇將戍崞城，多貯金帛，募有降者厚賞之，數出騎兵掠其城下，蹂其禾稼，敗其生業，不出歲餘，彼無所食，必降矣。」上然其計，曰：「非公，誰為勇將！」即命世讓戍崞城，馬邑病之。是時，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，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。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，君璋不從。滿政因眾心所欲，夜襲君璋，君璋覺之，亡奔突厥，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。

壬戌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。

丁卯，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，高滿政與戰，破之。以滿政為朔州總管，封榮國公。

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，值州人張護、李通反，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；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，為護等所敗。

癸酉，柴紹與吐谷渾戰，為其所圍，虜乘高射之，矢下如雨。紹遣人彈胡琵琶，二女子

對舞。虜怪之，駐弓矢相與聚觀，紹察其無備，潛遣精騎出虜陳後，擊之，虜眾大潰。

秋，七月，丙子，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，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御之，戰於臘河谷，破之。張護、李通殺賀若懷廣，立汝州別駕竇伏明為主，進逼瓜州；長史趙孝倫擊卻之。

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、九門、行唐三縣而去。

丁丑，崗州刺史馮士翽據新會反，廣州總管劉感討降之，使復其位。

辛巳，高開道所部弘陽、統漢二鎮來降。

癸未，突厥寇原州；乙酉，寇朔州。李高遷為虜所敗，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。巳亥，遣太子將兵屯北邊，秦王世民屯并州，以備突厥。八月，甲辰，突厥寇真州，又寇馬邑。

壬子，淮南道行台僕射輔公祏反。初，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，公祏年長，伏威兄事之，軍中謂之伯父，畏敬與伏威等。伏威浸忌之，乃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，王雄誕為右將軍，潛奪其兵權。公祏知之，怏怏不平，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谷以自晦。及伏威入朝，留公祏守丹楊，令雄誕典兵為之副，陰謂雄誕曰：「吾至長安，苟不失職，勿令公祏為變。」伏威既行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；而雄誕握兵，公祏不得發。乃詐稱得伏威書，疑雄誕有貳心，雄誕聞之不悅，稱疾不視事；公祏因奪其兵，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。雄誕始寤而悔之，曰：「今天下方平定，吳王又在京師，大唐兵威，所向無敵，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！雄誕有死而已，不敢聞命。今從公為逆，不過延百日之命耳，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，而自陷於不義乎！」公祏知不可屈，縊殺之。雄誕善撫士卒，得其死力，又約束嚴整，每破城邑，秋毫無犯。死之日，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。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，貽書令其起兵，大修鎧仗，運糧儲。尋稱帝於丹楊，國號宋，修陳故宮室而居之。署置百官，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、東南道大使、越州總管，與張善安連兵，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台。

己未，突厥寇原州。

乙丑，詔襄州道行台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，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、廣、泉、桂

之眾趣宣州，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、亳，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、泗，以討輔公祏。孝恭將發，與諸將宴集，命取水，忽變為血，在坐皆失色，孝恭舉止自若，曰：「此乃公祏授首之征也！」飲而盡之，眾皆悅服。

丙寅，吐谷渾內附。

辛未，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；癸酉，又寇渭州。

高開道以奚侵幽州，州兵擊卻之。

九月，丙子，太子班師。

戊子，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，陳政通寇壽陽。邛州獠反，遣沛公鄭元□討之。

庚寅，突厥寇幽州。

壬辰，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。

乙未，竇伏明以沙州降。

高昌王麴伯雅卒，子文泰立。

丙申，渝州人張大智反，刺史薛敬仁棄城走。

壬寅，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。

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，遣其臣曹般陁來，言世讓與可汗通謀，欲為亂，上信之。冬，十月，丙午，殺世讓，籍其家。

秦王世民猶在并州，己未，詔世民引軍還。

上幸華陰。

張大智侵涪州，刺史田世康等討之，大智以眾降。

初，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，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，滿政擊破之。頡利可汗怒，大發兵攻馬邑。高遷懼，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，虜邀之，失亡者半。頡利自帥眾攻城，滿政出兵御之，或一日戰十餘合。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，至松子嶺，不敢進，還保崞城。會頡利遣使求婚，上曰：「釋馬邑之圍，乃可議婚。」頡利慾解兵，義成公主固請攻之。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，召開道，與之攻馬邑甚急。頡利誘滿政使降，滿政罵之。糧且盡，救兵未至，滿政欲潰圍走朔州，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，恐不免，壬戌，殺滿政降於突厥，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。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，襲爵。丁卯，突厥復請和親，以馬邑歸唐；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。

突厥數為邊患，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，以省饋運；議者以為煩擾，不許。靜切論不已，敕征靜入朝，使與裴寂、蕭瑀、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，寂等不能屈，乃從靜議，歲收數千斛，上善之，命檢校并州大總管。靜，抗之子也。十一月，辛巳，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，從之。

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，張善安據夏口，拒之。法明屯荊口鎮，壬午，法明登戰艦飲酒，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鰈而至，見者不以為虞，遂殺法明而去。

甲申，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，大破之。

丁亥，上校獵於華陰。己丑，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。

十二月，癸卯，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，執之。大亮擊善安於洪州，與善安隔水而陳，遙相與語。大亮諭以禍福，善安曰：「善安初無反心，正為將士所誤；欲降又恐不免。」大亮曰：「張總管有降心，則與我一家耳。」因單騎渡水入其陳，與善安執手共語，示無猜間。善安大悅，遂許之降。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，大亮止其騎於門外，引善安入，與語，久之，善安辭去，大亮命武士執之，從騎皆走。善安營中聞之，大怒，悉眾而來，將攻大亮。大亮使人諭之曰：「吾不留總管。總管赤心歸國，謂我曰：『若還營，恐將士或有異同，為其所制。』故自留不去耳，卿輩何怒於我！」其黨復大罵曰：「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。」遂皆潰去。大亮追擊，多所虜獲。送善安於長安，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，上赦其罪，善遇之；及公祏敗，得所與往還書，乃殺之。

甲寅，車駕至長安。

己巳，突厥寇定州，州兵擊走之。

庚申，白簡、白狗羌並遣使入貢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七年（甲申，公元六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依周、齊舊制，每州置大中正一人，掌知州內人物，品量望第，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，無品秩。

壬午，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，破之。

庚寅，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。

丙申，以白狗等羌地置維、恭二州。

二月，辛丑，輔公祏遣兵圍猷州，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。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，破之。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，拔之。

丁未，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歷。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、高麗王；以百濟王夫餘璋為帶方郡王，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。

始州獠反，遣行台僕射竇軌討之。

己酉，詔：「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，鹹以名聞；州縣及鄉皆置學。」

壬子，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，拔其枚洄等四鎮。

丁巳，上幸國子學，釋奠；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。

戊午，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。

己未，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。開道見天下皆定，欲降，自以數反覆，不敢；且恃突厥之眾，遂無降意。其將卒皆山東人，思鄉里，咸有離心。開道選勇敢士數百，謂之假子，常直閣內，使金樹領之。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，與金樹密謀取開道。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閣內，與假子遊戲，向夕，潛斷其弓弦，藏刀槊於床下，合暝，抱之趨出，金樹帥其黨大噪，攻開道閣，假子將御之，而弓弦皆絕，刀槊已失，爭出降；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，內外惶擾。開道知不免，乃擐甲持兵坐堂上，與妻妾奏樂酣飲，眾憚其勇，不敢逼。天且明，開道縊妻妾及諸子，乃自殺。金樹陳兵，悉收假子斬之，並殺君立，死者五百餘人。遣使來降，詔以其地置鴐州。壬戌，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。

戊辰，洋、集二州獠反，陷隆州晉城。

是月，太保吳王杜伏威薨。輔公祏之反也，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眾。及公祏平，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，以狀聞；詔追除伏威名，籍沒其妻子。及太宗即位，知其冤，赦之，復其官爵。

三月，初定令，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為三公，次尚書、門下、中書、秘書、殿中、內侍為六省，次御史台，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，次將作監，次國子學，次天策上將府，次左、右衛至左、右領衛為十四衛；東宮置三師、三少、詹事及兩坊、三寺、十率府；王、公置府佐、國官，公主置邑司，並為京職事官。州、縣、鎮、戍為外職事官。自開府議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隊，為文散官；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，為武散官；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，為勳官。

丙戌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，拔梁山等三鎮。辛卯，安撫使任瑰拔揚子城，廣陵城主龍龕降。

丁酉，突厥寇原州。

戊戌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。

先是，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、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，陳正通、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，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，築卻月城，延袤十餘里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。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，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，拔壽陽，次硤石。慧亮等堅壁不戰，

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，慧亮等軍乏食，夜，遣兵薄孝恭營，孝恭安臥不動。孝恭集諸將議軍事，皆曰：「慧亮等擁強兵，據水陸之險，攻之不可猝拔，不如直指丹楊，掩其巢穴。丹楊既潰，慧亮等自降矣！」孝恭將從其議，李靖曰：「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，然後自將亦為不少，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，公祏保據石頭，豈易取哉！進攻丹楊，旬月不下，慧亮等躡吾後，腹背受敵，此危道也。慧亮、正通皆百戰餘賊，其心非不欲戰，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，欲以老我師耳。我今攻其城以挑之，一舉可破也！」孝恭然之，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。攻壘者不勝而走，賊出兵追之，行數里，遇大軍，與戰，大破之。闞稜免胄謂賊眾曰：「汝曹不識我邪？何敢來與我戰！」賊眾多稜故部曲，皆無鬥志，或有拜者，由是遂敗。孝恭、靖乘勝逐北，轉戰百餘里，博山、青林兩戍皆潰，慧亮、正通等遁歸，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。李靖兵先至丹楊，公祏大懼，擁兵數萬，棄城東走，欲就左遊仙於會稽，李世勣追之。公祏至句容，從兵能屬者才五百人，夜，宿常州，其將吳騷等謀執之。公祏覺之，棄妻子，獨將腹心數十人，斬關走。至武康，為野人所攻，西門君儀戰死。執公祏，送丹楊梟首，分捕餘黨，悉誅之，江南皆平。

己亥，以孝恭為東南道行台右僕射，李靖為兵部尚書。頃之，廢行台，以孝恭為楊州大都督，靖為府長史。上深美靖功，曰：「靖，蕭、輔之膏肓也。」

闞稜功多，頗自矜伐。公祏誣稜與己通謀。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，稜及杜伏威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，孝恭並籍沒之；稜自訴理，忤孝恭，孝恭怒，以謀反誅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朔，赦天下。

是日，頒新律令，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。

初定均田租、庸、調法：丁、中之民，給田一頃，篤疾減什之六，寡妻妾減七；皆以什之二為世業，八為口分。每丁歲入租粟二石。調隨土地所宜，綾、絹、紬、布。歲役二旬；不役則收其傭，日三尺；有事而加役者，旬有五日，免其調；三旬，租、調俱免。水旱蟲霜為災，什損四以上免租，損六以上免調，損七已上課役俱免。凡民貲業分九等。百戶為里，五里為鄉，四家為鄰，四鄰為保。在城邑者為坊，田野者為村。食祿之家，無得與民爭利；工商雜類，無預士伍。男女始生為黃，四歲為小，十六為中，二十為丁，六十為老。歲造計帳，三年造戶籍。

丁未，党項寇松州。

庚申，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，平之。

五月，辛未，突厥寇朔州。

甲戌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。遣益州行台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，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。

丙戌，作仁智宮於宜君。

丁亥，竇軌破反獠於方山，俘二萬餘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